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七十三回 防冤仇代遞折匣 買冠袍遊戲張三

話說張大人在船上正在盤問酒菜的來由，忽聽水中「撲通」一聲響亮，往外一瞧，只見一個大鯊，大如圓桌，伸著頭，兩個烏溜溜的眼睛對濟公望著。濟公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那鯊兒四腳一划，游近船邊。張大人仔細一瞧，原來鯊背上背著一個木牌，心中不勝詫異，正要差人俯身取來，濟公早伸手取在手中，從後艙遞過來，給張大人道：「大人你修此功德，已感動上帝了。」張大人不解其意，接來一看，見那木牌烏黑色，長約三尺，闊五六寸，上寫粉色漢篆兩行。張大人是個讀書出身，於學無所不通的，他就把木牌豎立起來，口中念道：「張欽差擅發倉谷，賑濟難民，具此仁心，延壽□年。」大人念罷，就「啊呀呀」的喊起來道：「詫異呀！真詫異呀！這木牌到底從那裡來的呢？」濟公笑道：「大人你瞧，由這個東西背負而來，就可知道是天意不是人力了。」張大人點頭道：「不差。」說話之間，那個大鯊早已悠然而逝。張大人就把木牌放在船頭，對天磕了好幾個頭。此時四野雞聲高唱，月色西沉，東方發白，賑濟的事也早已辦完了。濟公把所有碗菜仍收拾在竹籃之中，念上咒語，忽見方才送菜來的大魚又浮出水面。濟公即把竹籃丟在水面，那魚見了，忙過來銜著，一搖尾就不見了。濟公又用手一指，忽又來一鳥，高大如前鳥，惟渾身作灰白色，張著兩翼飛下來，銜了酒壺，直向雲霄飛去。濟公拍手笑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！」張大人道：「聖僧，吾們已遍歷災區，沒有遺漏的人了，現在天已大亮，好回去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好。」仍囑付眾人閉眼，一轉瞬間，早已到了行轅。張大人等一行人下船進轅。濟公也下船，念了咒把船收起，仍變了一個僧帽，拍去了水，戴在頭上，一路歪斜腳步，直走至裡面書房。只見張大人把塊烏木牌兒供奉在書房正中，自己穿著衣冠在那裡磕頭，見濟公進來，忙起身讓坐道：「聖僧辛苦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吾們此刻還沒工夫說別的，你先把昨日的奏折用上印信，裝上匣兒，急速派人進京投遞。如若慢了，就有冤仇從中煽惑皇帝，那事情就要不妙了。」張大人聞言，忙親到裡書房幕友那邊去取。此時幕府中人聞主人賑濟回來，早已起身梳洗已畢，把妻折寫好，專候他來取，見張大人已至，即忙取來遞給張大人。大人忙取了跑到外書房，一面吩咐家人到上房取印信出來，就在外書房著眾人用印裝匣，頃刻之間，都已辦完，就選一個親信家人名叫張三的投送進京。不料正在背上折匣告辭主人之際，濟公忽然打了一個冷戰，屈指一算，說聲「不好」！忙對張大人道：「大人有冤仇在京，要借此事傷害你，張三去不得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吾沒有什麼冤仇。」濟公道：「此人你從前是參過他一本，幾乎把他前程參去。他刻刻在心，時常懷恨，恨不得借些事來害你。現在若叫張三去投在他手內，就了不得了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吾手下家人，惟有張三最為伶俐，他辦的事吾可以放心，倘然不叫他去，再沒別個允當妥洽的人了。」濟公搖頭道：「別人更使不得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既不叫他去，又不叫別人去，到底什麼的辦法呢？」濟公道：「除非我和尚自己去走一遭不行。」張大人道：「聖僧是個出家人，如何去得？」濟公道：「不要緊，吾到了那邊自有道理。大人不必耽憂，吾包你辦的有功無過。」張大人豈猶不知道濟公的本領？今見他自己要去，就准知道非他自去不行，就說道：「既聖僧肯成全吾，不怕辛苦，這是最好。只是你一個人去，路上不便，吾再選一個妥人跟去，路上好服侍服侍。」濟公道：「不需選人，就是張三罷。這人吾很愛他伶俐，叫他做事，必然指揮如意，馬到成功的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好，就是他罷。」於是囑咐張三一番說話，叫他：「一路上聽聖僧差遣，回來自有重賞；如要不然，吾定要大大責罰的。」張三諾諾連聲。濟公就早飯也不吃，起身告辭，張三仍背著折匣跟著。雷鳴、陳亮見師父要去，忙問道：「師父，吾們二人也跟你走罷！」濟公道：「你們不要跟吾，就在這裡住著罷。吾這回進京，多則五六天，少則三四天就要回來的。」張大人道：「二位不嫌怠慢，就在這裡住著罷，待師傅回來，還要到吾家中去捉怪呢。」二人無奈，只得送了師父，回來安心住著。

濟公出到轅門之外，仍把僧帽摘下來丟在水面，一念真言，頓時又變成一隻平底船。濟公同張三登舟，一路搖向江南岸。到了岸邊，二人即時起岸，把僧帽收起，仍戴在頭上，逕向杭州而來。一路饑餐渴飲，渡過錢塘江，對過就是京城。二人進到錢塘門，見六街三市，熱鬧異常，二人揀了一個飯舖子吃了酒飯，濟公道：「吾們先去見秦丞相罷。」張三道：「秦丞相是當朝的首相，你是和尚，吾是家人，如何見得著他？」將公道：「不要緊，吾有法子。你身上有銀子沒有？」張三道：「有。」濟公道：「你有多少銀兩？」張三道：「大約有四五□兩，都是散碎的。」濟公道：「你都掏出來給吾。」張三道：「這銀兩是大人吩咐賬房，發給吾二人路上盤川的，師傅莫要使用完了，路上沒飯吃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不要緊。」張三見是主人的貴客，不好□分攔阻，只好跟他走，至新衣店，一腳踏進去。店中伙友見是個窮和尚，認他化齋來的，忙喝道：「這裡不齋僧道的，你到別處去罷。」濟公醉眼模糊，對伙計望了一眼，也不答，一路歪斜腳步，往裡直跑。那伙計見他有些酒瘋，忙趕出櫃來一把把他拉出。張三在後喝道：「吾們是張欽差行轅裡的人，那個敢動！」宋時年間的人，最為勢利，聽得「張欽差」三個字，早嚇得魂不在身；又見張三衣服氣概，立時縮手，站立一旁改口道：「大師傅到底做什麼的？」濟公道：「吾要買衣服。」那伙計道：「大師傅要買什麼衣服？」濟公道：「吾要買二品袍服、紗帽、玉帶、方頭靴，你們舖中都有嗎？」那伙計道：「有有。」立刻跑進裡面，捧出三四套冠服放在櫃上，任從揀選。

濟公道：「吾穿戴起來試試看，不知長短如何？」說畢，就取那件最新最好的紅袍披在破袖外面。伙計見他這個破衲滿幅油泥，齷齪不堪，恐怕污及新袍，欲要阻止，又恐惹他動氣，心中不敢，只皺著眉頭，睜著兩眼瞧著。濟公把紅袍穿上，結了鈕釦，束上玉帶，把兩個破草鞋脫下，就赤腳穿了方靴，把破僧帽除下放於櫃上，即取紗帽戴了，走到鏡前照了一照，對伙計道：「長短大小如何？」伙計道：「剛正稱身，也不長也不短，也不大也不小。」濟公笑道：「倒很巧，第一次穿著剛正稱身，就是這套罷。」伙計道：「最好，省的揀選了。」濟公道：「統共算來應該多少價銀？」伙計道：「統共六□二兩。」濟公道：「不多不多，吾就依你罷。」伙計一想：人家走上門的客人，總要爭多論少，想便宜的；這和尚一口價就滿嘴答應，瞧他個窮和尚，倒是大氣量。濟公用手在身上摸出一包銀兩來，正要解開包來，忽然眉頭一鎖道：「噲噲，吾今天多吃了些茶，小解急的很。」伙計道：「大師傅要小便，這路東就有小便地方。」濟公道：「既如此，吾去解了再來。這包兒就在這裡，你們切莫偷開，這裡面還有許多人寄帶的金珠，倘然少了，定要你們賠的。」伙計道：「你有同伴在這裡，叫他瞧著就是了。」濟公就一回頭對張三道：「張爺給吾照應些兒。」張三道：「師傅去罷。」濟公這才慢慢兒出鋪門，方下階石，又回頭對那伙計道：「吾到了這裡，連東南西北的方向都不認識了，煩你來指點指點罷。」伙計走出鋪門外，用手往東一指道：「那邊不是小便處嗎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不差，吾眼光近瞧不見，倒煩勞你了。」說罷往東就走。走到小便之處，回頭一瞧，見伙計早已走入鋪中，沒人瞧他，他就撒腿飛跑，一逕往秦丞相府中而來。

這裡張三坐在鋪中等他回來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心中詫異道：怎麼此刻還不來？就問伙計道：「小便處離此多少路？」伙計道：「沒有多少，只半條街。」張三道：「既然路不遠，怎麼還不來？」伙計道：「莫非他不識路徑，不認得回來不成？」張三道：「他原來是西湖靈隱寺出身，怎麼會不認得路徑？」伙計聽了，也詫異起米。內中有個管賬的說道：「他既不來，這位客人也不必去等候他，只須把他銀包當眾解開，把價銀付了。他的東西，你就給他帶回去就是了。」張三道：「你不知道這和尚怪脾氣，他的東西不准人家偷動。你此刻若背地偷開他銀包，他一動手回去上覆主人，吾的飯碗就要打翻了。」伙計道：「你瞧著，吾們解罷。」此時張三早已等得心焦，也顧不得什麼，就道：「你們既要解他銀包，吾也不能管，你們就解罷。」於是那個管賬的走過來說道：「吾來解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用手把紙包解開，一瞧，「啊喲」一聲，兩眼發直，頓時呆了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